

百大名
家著作
漢書評注

掃葉山房印行

漢書評註卷二十九

溝洫志第九

應劭曰溝廣四尺深

夏書禹理洪水十三年師古曰堙塞也洪水因溢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

乘舟泥行乘堯孟康曰堯形如箕擲行泥山行則楫如浮曰楫謂以鐵如錐頭

不蹉跌也師古曰堯讀如木字隨山浚川師古曰高下而深其流任土作貢

地所有以定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

美溢害中國也无甚行師古曰美讀與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

而治引之令通歷龍門南到萼陰東下底柱及盟津維內至于大任

在修武德界張晏曰成阜縣山是也臣瓚以為今脩武德無此山也成於

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師古曰內讀曰洧

以引其河孟康曰醜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二渠其一出貝丘西南南折者也

合反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師古曰同為逆河入于勃海

以為禹夾右碣石入于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九川既疏九澤既陂

武帝元光二年河移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也九川既疏九澤既陂

又安疏分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榮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

黃庭翁曰漢所謂河渠而固更曰溝洫夫廣深皆四尺謂之溝皆八尺謂之洫此非漢所治者而因徒以盡力溝洫之說遂以表其書耳

漢書評註卷二十九 溝洫 一 帝業山

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于大伾北過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皆順導之法其所空之地甚廣所處之執甚易所求之効甚小而今則不然矣劉奉世曰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間又濟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也隆按此叙引渠溉田之利隆按王為摩臣祝一段史記所無隆按此叙西門豹引漳水之利隆按此叙鄭

法言言言 卷二 一

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

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淄濟之間於蜀則蜀守李冰鑿離堆晉灼曰

字華岸也師古避沫水之害師古曰沫音本末之末沫水穿二江成都中此渠

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師古曰溉音工代反百姓饗其利至于它往往引其水用溉田

溝渠甚多然莫足數也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師古曰有善政之稱至文侯曾

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為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

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師古曰賦田之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

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

是以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

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為鹵兮生稻梁蘇林曰終古猶言久古也爾雅曰鹵

之地其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無令東伐如淳曰息秦滅韓之計也師古

也兵迺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郇欽口為渠師古曰渠

山也師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師古曰並音步浪反欲以溉田中作而覺師

至也師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師古曰並音步浪反欲以溉田中作而覺師

數歲之命而為秦建萬世之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成而用溉注填閼之水

中道事未竟也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聞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為韓延

國引洛水之利

隆按此叙河

決之利

茅坤曰蚡以

宰相利所食

邑而輒沮塞

隆按此叙田

蚡言引渭穿

渠之利

劉奉世曰按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因無九百餘里而云穿渠起長安旁南陽瀆渡數大山至河中川固又無緣山成渠之理此說可疑今亦無其述隆按此叙番係言穿河東

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師古曰注引也關讀與淤同填淤謂壅泥故一畝之收至六斛四斗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疆卒并諸侯因名曰鄭國渠漢

興三十有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師古曰潰橫決也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於是東

郡大興卒塞之其後三十六歲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

名即今之通於淮泗上使汲黯鄭當時與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

為丞相其奉邑食鄒鄒居河北師古曰鄒音輸清河之縣也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入

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彊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

用數者亦以為然是以久不復塞也時鄭當時為大司農言異時關東漕粟從

渭上度六月罷師古曰計度其功六月而後可罷也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旁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師古曰徑直也易音弋豉反度可令三月罷罷而渠

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為然令

齊人水工徐伯表師古曰巡行穿渠之處而表記之今之豎標是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以漕

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矣後河東守番係師古曰姓番名係也番音普安

反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師古曰謂從山東運漕而西入關也更底柱之艱師古曰敗亡甚

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師古曰引汾水可用溉皮氏及汾陰以下

莫書平注卷二十九 溝洫 二 帝禁山房

渠之利已而河移徙有害
茅坤曰豫番係所陳漢甚
得利而于滑
又無患然渠
卒不成豈河
流決嚙而移
徙不常自古
記之耶

隆按此叙張
湯言通斜
道之利其水
滿石有害

劉奉世曰洛
水南入渭商
山乃在渭水
之南甚遠何

而引河水可用溉汾陰及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堧棄地師古曰謂河岸以下

而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師古曰雖從關外而來於渭水

異也而底柱之東可毋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

利田者不能償種師古曰言所收之直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

稍入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也師古曰越人習

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師古曰褒斜二谷名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之

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師古曰抵至也故道屬武都今穿褒斜道少

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

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

底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儼於巴蜀上以為然拜湯子卬為漢中守發

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其後嚴熊言臨晉

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故惡地師古曰臨晉重泉皆馮翊誠即得水可

令故十石於是為發卒萬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應劭曰徵在馮翊商

音懲即今所謂澄城也商顏商山之顛也謂之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也師古曰微

顛者譬人之顛顛也亦猶山領象人之顛顛

由穿渠至其
下也蓋自別
一山名頗說
失之
隆按此敘嚴
熊言穿洛之
利已而岸善
崩有害
隆按此叙武
帝塞瓠子之
利

徐中行曰余
讀瓠子歌未
嘗不悲之云
帝興土木工
耗矣獨漕渠
之穿塞決河
為大便利焉
及觀王尊為
郡太守請以
填金隄瓠子
是其質矣為
氏牧者若是
何水利不興
哉
虛辭治曰此
柏梁體也最

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井下相通行水。水墮以絕商顏。師古曰下東至

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

通。猶未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上

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乾封少雨。師古曰上迺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

瓠子決河。于是上以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湛白馬玉壁。師古曰湛讀曰

禮水。令羣臣從官自將軍以下。皆負薪實決河。師古曰實是時東郡燒草以故

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以為捷。晉灼曰淇園衛之苑也如淳曰樹竹塞水決之

草塞其中。乃以土填之。有石以上。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迺作歌曰：瓠子決兮

石為之。師古曰捷音其偃反。將奈何。浩浩洋洋。慮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師古曰

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鉅野水盛貌也灌魚弗鬱兮柏冬日。

不樂也水長涌溢濺濁不清致魚不樂又正道弛兮離常流。晉灼曰言蛟龍

迫於冬日將甚。因也。柏與迫同。帝音佛。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不封禪兮安

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臣瓚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不封禪兮安

知外。師古曰言不因巡狩封禪皇謂河公兮何不仁。張晏曰皇武帝泛濫不止

兮愁吾人。鬻桑浮兮淮泗滿。如淳曰鬻桑邑久不反兮水維緩。師古曰水維一

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師古曰歌有二章自河湯湯以下更是其一故云一曰也

古雅
隆按朱晦翁

云歸米子曰

先是帝封禪

巡祭山川彈

財極修海內

為之虛耗及

為此歌乃閔

然有頽神憂

民惻但之意

云

茅坤曰歌甚

雄傑

隆按復禹跡

而梁楚復寧

所以結前文

史記河渠書

止此

隆按此叙况

覽諸守六輔

渠之利

反北渡回兮迅流難師古曰寧長菱兮湛美玉臣瓚曰竹箴謂之菱也所以

索也湛美玉者以祭河也菱字宜從竹如淳曰早燒故薪不

寧音騫菱音交又音交師古曰東郡本衛地燒蕭條兮噫乎何

神見許福祐但以薪師古曰東郡本衛地燒蕭條兮噫乎何

不屬建故無功也師古曰東郡本衛地燒蕭條兮噫乎何

以御水師古曰燒草皆盡故野蕭條師古曰東郡本衛地燒蕭條兮噫乎何

捷也師古曰燒草皆盡故野蕭條師古曰東郡本衛地燒蕭條兮噫乎何

塞之也師古曰燒草皆盡故野蕭條師古曰東郡本衛地燒蕭條兮噫乎何

宮其上名曰宣防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

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靈

輒成國漳渠如淳曰地理志蓋屋有靈輒渠成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

鉅定臣瓚曰鉅秦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及陂山通道

者不可勝言也師古曰陂山因山之形也一曰陂山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

百三十六歲而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師古曰在鄭國渠之裏今以

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師古曰素不得鄭國之溉灌上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

灌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眾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

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師古曰租挈收田租之約

計音苦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師古曰平繇者均齊渠

計反

隆按此叙白
公奏穿涇水
渠之利
又按民得其
饒反應前猶
未得其饒
茅坤曰此歌
亦雄

茅坤曰欲引
河注之胡中
地胡其聽中
國乎

隆按此叙宣
帝穿東郡之

也錄讀後十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鄭氏曰白姓公爵師古曰此時復

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師古曰谷口今注渭中表二百里

音澆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

國在前白渠起後師古曰鄭國與於秦時故云前舉番為雲決渠為雨師古曰番整也涇水一

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如淳曰水滯淤泥可以當糞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

渠饒也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眾齊人延年上書師古曰史言河

出昆侖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案圖書觀地形令水

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晉灼曰上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

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

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壹成萬世大利書奏上

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

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師古曰屯音大門反

以為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

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

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

渠之利
隆按此叙河
決清河之害
盧舜治曰古
治河之法不
過曰疏曰浚
曰塞爾又曰
馮遂欲分浚
屯氏河以殺
水力文亦沈
著此主于浚
一議也
又曰禹治水
之後無水害
者七百七十
餘年此無完
河之流分而
其執自平也
周定王時河
徙於磔始敗
其故道九河
之迹漸致埋
塞至漢文法
酸棗潰金隄
孝武決鉅野
東西注鉅野
通于淮泗泥
郡十六害及
梁楚此無完
河之流不分

漢書言言 卷二十九

師古曰恐水盛隄防不能禁。迺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直當也。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師古曰清河之靈縣鳴犢河口也。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遂。音七旬。反。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濶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師古曰濶稀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師古曰浚謂治道之令其深也。音峻。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算。能度功用。師古曰白謂白遣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入平原。十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略疏。

而其孰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焉。舊迹其後，又流為屯氏諸河，且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于館陶，及東郡金隄汎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淮四郡三十二縣，由此觀之，則河之分，不則利害昭然可睹也。隆按此叙成帝時河決之害。盧舜治曰：王延世主于塞又一議也。

闕。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師古曰大司農名非調也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師古曰一船為一

曰。令其調發均平錢穀。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師古曰先勞反其字

遣水之即使存給也。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師古曰命其為使

志所云延世字長。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

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為河

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錄。六月如淳曰律說戍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

錄戍邊也。治水不復戍邊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

皆得比錄戍六月也。著謂著于簿籍著音竹助反。下云非受平賈為著外錄。其

義亦。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

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丞相史楊

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

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功。反不如焉。且水執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

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師古曰月令仲春之

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冰泮。眾流攪集。波瀾盛長。致謂之桃華水。桃始華。蓋

耳。而韓詩傳云。三月桃華水反壤者。水塞不通。致令其土壤反還也。如此。數郡種不得下。穀之子也。五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

隆按此叙楊馬錫廣底柱水益湍怒之害

胡纘宗曰成帝時太后秉政王鳳專權此河之所以潰敗而四出也許商孫禁徒求索千九河之故跡谷永李尋解光歸各于水不潤下皆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也盧薛治曰許器兩人之議主于疏又一

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孟康曰乘馬姓也。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師古曰壞毀也。極窮也。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

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廼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

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錄。六月。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

音價。後九歲。鴻嘉四年。楊馬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錫廣之。師古曰錫謂琢鑿之也。音子全

反。上從其言。使馬錫之。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

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溢溢。灌縣邑三十一。師古曰溢。瀾也。音普。頓反。敗官亭民舍。四萬餘

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師古曰圖。謀也。行音下。更反。禁以為今河

溢之害。數倍于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昭

曰在平原縣。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

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

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師古曰此九河之三也。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

鬲成平東光屬勃海。鬲屬平原。徒駭者言禹治此河。用功極眾。故人徒驚駭。自也。胡蘇下流急疾之貌也。鬲津言其隘小。可鬲以為津。而度也。鬲與鬲同。

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聞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執平夷。早則淤絕。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

隆按漢賈誼欲內徙民居以為曠地北放大河以入勃海將建千載之業不較咫尺之地施之于漢誠為

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師古曰：經常也。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絕。今

清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修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

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

卑下之地，猶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眾庶見王延世蒙重賞，競

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

水執河欲居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

力寡，于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業振贍之。師古曰：師

曰：處業謂安處之，使得其居業。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師古曰：為使奏言九河今皆寘滅。按經

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而無隄防雍塞之文。師古曰：雍，河從魏郡

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

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

水執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大川

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師古曰：汙，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

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

上策文字與
趙充國屯田
議相類

洪邁曰賈讓
治河策凡五
用石隄字而
不為冗複非
後人筆墨哇
徑所能到也

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師古曰瀕山猶言以山為邊界也。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住十餘歲。太守以賦民。師古曰以隄中之地給與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師古曰激者聚石於隄旁。衝要之處。所以激去其水也。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師古曰觀縣名也。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

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

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師古曰。辟。讀。曰。關。關。開。也。折底

柱。破碣石。師古曰。折。分。也。墮斷天地之性。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此廼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

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

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師古曰。奸。音。干。且以大漢

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

策。若廼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

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于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

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廼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

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臣瓚曰。謂。水。從。郭。南。

門入北門出。而至隄也。水夫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

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

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

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

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下之。如淳曰。今磔谿口是也。言作水門。通水流。不。為害也。師古曰。磔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沛水。

虛舜治曰莽
時治河者關
並欲定平原
諸郡張戎欲
正西方諸郡
不引水溉田

東過礮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

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

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

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于救水。半失作業。師古曰。水

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師古曰。此二害。決溢有敗。為魚鼈

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師古曰。利。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

田五倍。下田十倍。師古曰。此二利也。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

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

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典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

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

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略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師古曰。桓譚新論云。並字子陽。材智通達也。言河

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為水

猥盛。則放溢。師古曰。少稍自索。師古曰。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

奏。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

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師古曰。漸論云。字仲功。習溉灌事也。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

輯按欲穿九
河四五為有
益王橫微開
空使錄西山
乘高地東北
入海皆貴讓
徙曠地致渤
海之遺策也
故班更詳錄
于志之終云

隆按利害二
字乃一志關

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
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
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
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師古曰新論云字子台善
事。以為可略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
橫。師古曰橫字平中琅邪人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
風海水溢。西南出。濱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師古曰漸浸也。讀如本字。禹之行河
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如淳曰譜音補。世統譜謀也。則今所行。非禹
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
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
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師古曰事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謂役使也。人端居無為及發行力役。俱須衣食。
官。而為之作。廼兩使。師古曰言無產業之人。耳令縣官給其衣食。而使修治河水。是為公私兩便也。
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贊曰。古人有言。微禹之功。吾其魚乎。師古曰左氏傳載周大夫劉定公之辭也。言無禹治水之功。則天下之人皆為魚鼈。

溝洫

帝集山

鍵然不逮太
史公河渠之
贊天馬橫放
而善駐足

耳中國川原以百數莫著於四瀆而河為宗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國
之利害故備論其事

漢書評註卷二十九終